

文 學 叢 刊

十月十五日

軍

蕭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日五十月十

軍 蕭

有版權

實價

日五十月十

作軍蕭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六三四路州福海上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編主金巴
刊叢學文

集五第
冊六共

鹽的故事	野鳥集	生人妻	牛車上	苦難	憎恨	砂丁	夢之谷
蘆	蘆	羅	蕭	沙	端木蕻良	巴	蕭
楚先艾	楚	淑	紅	汀	金中篇	金	乾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長篇
無題草	原野	刻意集	竹刀	十月十五日	兒童節	草原上	遠天的冰雪
曹葆華	曹禺	何其芳	陸蠡	蕭軍	羅洪	劉白羽	靳以
詩集	劇本	雜集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一——一五〇〇冊

前記

一

昨夜讀完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一部「亞洲腹地旅行記」，接着把一本「雷馬克評傳」也讀完了，已經是第二天的上午兩點鐘。可是還不能入睡。於是兩隻手交疊在腦後，賞鑑着對面棹案上一隻瓶裏面插着的兩大枝桃花。花從昨天起幾乎算是全開了，祇餘了幾個正要開放的苞，我想出不了早晨，它們也會開了的。葉子們也綠尖尖地見大了起來。從這花，我便聯想到去年這時候，我們已經搬到了「北四川路」。

《海燕出刊而被停刊，譯文復刊，作家創刊……這全是在那時候。這使我們每個

人的每顆心上，似乎全綑緊了一條敏感的絃。更是我自己：興奮，激動……這些繁響，幾乎佔據了我精神的整部。當我每次把一點關於每個刊物進展的消息帶給他，他也總是不能夠不泄露出自己爲了歡喜而起的激動，可是他又好像若無什麼稀奇似的，表示他底老到而微笑着。有時，他也要忘了這「老到」便要從仰在藤椅上的姿勢直坐起來——一隻手常常是擎舉着正在燃燒着的香煙——顯出玩笑似的驚訝，驚嘆一句：

「啊！這個樣子啊！」這會使我們在他身邊的人，全被感染得大笑起來。我自己的歡喜，就相同從萬疊冰雪和岩谷積壓下而奔流出來的春天的激流一樣，沖洗着我的心……。

可是，當我們的笑聲聳起時，他却又要像一隻沉思的鳥雀似的，頭微側着，眼瞼垂落，靜靜地坐着；接着也許吸一口煙，再輕輕地把身子靠在藤椅的背上，再接連地吸着煙……那時候他已經見病了！已經不常能夠同我們在樓下吃飯，或吃一盃酒。

『我們現在好了！要什麼刊物有什麼刊物……印書的地方也有……』一次我高興得在他的面前竟拍着自己的腿。接着說：『我們的陣容現在可以了：有主力，有友軍，有輕騎隊，突擊隊……您是步兵加海兵出身，我是砲兵學校差一天沒畢業的學生……』

他笑了。可是很快這笑容就收斂起，把手指間的香煙向身邊棹角上的灰盂裏動了一下，眼睛靜靜的瞪着我的眼睛說：

『不要這樣過於高興了啊！』

是的，過了不久，就證實那時我確是有點過於高興了——它們漸次地遭到了損害。

我愛，我尊敬，我所信賴的這個人；他能使我歡喜的眼淚，在他的面前傾流像春天泛濫而激蕩的水似的人……他死了！

世界上，不足一年中死了巴比塞，高爾基。他們已經到了應該死的時候，而你

——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偉大的母親——却不能死啊！可是你竟別我們而去！從此我們將到處唱着，聽着，哀悼你的哭聲和紀念你的歌聲：

復仇和前進……

二

爲了在地圖上增添一條河流；確定一段山脈……這河流和山脈如今我們在地圖上看起來，它們的位置僅是一條細線，一粒米而已。科學者們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像用一枝標杆，一具懸在細絲上的測錘似的，決定它們的位置，決定它們底高和深。爲了要從陷埋在沙漠中幾千年的古城裏，獲得幾塊骨頭和磁片，好證明人類幾千年以前的文化和生活……科學者們，便要用自己的生命作賭注：探深淵，跋沙海，攀絕壁……日與風、雪、冰、沙、豺、狼、酷暑……等鬭爭。在這鬭爭中，一個一個強健的人死了，駱駝、犛牛、騾、馬、羊、狗……一批批地死了。死了的人們就用墳上的木十字；牲畜

們則用自己被豺、狼、風、沙、洗刷白淨了的骨架，作爲後來者的路標……這就是爲人類建成完美的文化寶塔所用去的代價！我們後來者使用它，享受它，在博物院裏我們很平凡地觀賞這些陳列的骨頭和磁片，我們是不會想到它們的來處和是怎樣來的吧？那時候除了天然的障害以外，還要有人爲的障害，那就是當時英國政府。他們不准赫定博士由印度的大路入西藏。使他們不得不歷經艱苦，犧牲人畜，從荒僻的山底海中潛入！而潛入以後，拉薩的達賴又是派兵百般阻留，甚至要逼他們從原路折回……。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了那時那些畸形的政治制度，它們對於人類文化是怎樣一個浴血鬼似的敵人？這制度直到現在，也還是照樣存在着。雖然施行這些制度的壞蛋們的本身和子孫，也要同別人一樣——也許比別人更多些——享受這些用生命獲得的結果，可是他們的制度却要保存着。

在這本探險記中，也曾有關於前清大員李鴻章的一段故事。他問赫定，瑞典是怎樣的一個國家？赫定說他們的國家也是個安樂的大國：

「在那裏冬天既不太冷，夏天亦不怎熱。那裏沒有沙漠和草原，只有田疇森林和湖沼。那裏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貧的人。」

於是這位「大員」打斷了赫定的話，轉身就向着他們翻譯者的俄國人包羅夫說了：

「這真是一個可注意的國度！我將要勸俄國的沙皇佔領瑞典。」

這使包羅夫窘了！他怎能夠在一個國民的面前，翻譯說這位「大員」要勸沙皇吞滅他們的國家呢？於是他只好說：

「這是不可能的，閣下！瑞典王同沙皇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彼此從不含有任何惡意的。」

以下，赫定博士這樣寫着：

「後來李鴻章又向我問道：

「您講及，您曾走過東土耳其斯坦，北西藏，柴當和蒙古南部。爲什麼您的旅行

只穿過我們的屬國呢？」

「爲的研究和繪畫那些不知名的部分，考察地理，地質和生物的情狀，尤其是我要看看，是否有可以給瑞典王佔領的合適省份。」

李鴻章很開心地大笑，把姆指翹得高高的，喊道：「很好，很好！」在我是報復過了。他現在不追究瑞典是否有佔領中國的屬國之可能這問題了，他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岔過去，問道：

「啊，您也研究地質學呀。然則當您在一片平原上馳過，遠遠地望見地平線上的一座山時，您能夠立時說出這座山有沒有金礦嗎？」

「決不能！我先得馳到這座山，並且用岩石的理論研究牠的礦石種類。」

「感謝得很！這算不得什麼本領，我也會做。老遠就能判斷出那裏是否有金子，這才是本領呢。」

在這點上我只好承認失敗了……」

上面句旁的圓圈係我所加。我覺得這兩句話，很能夠代表了一般中國人「口頭上爭勝利」的精神，「大約摸」的精神。

李鴻章是前清擔當國家大事的「大員」，他無知識，腐敗，不懂禮節……，如今我們是「民國」了，並且已經「民」了二十六年，我想，我們民國的「大員」像李鴻章那樣「勸俄皇吞瑞典」，「馳馬看金礦」的精神不會再有了。可是，近年來真正要給他們的「天皇」尋找可以佔領的土地的，假詞遊歷，考察……却儉測軍用地圖，捎帶販賣「海羅英」組織間諜機關……的「某國人」，我們希望身當其任的「大員」們，却不要太懂禮節了，這一點却應該學一學李鴻章那點點精神：『……爲什麼您的旅行只穿過我們的屬國呢……』問一問罷！

當雷馬克由西線上歸來，愴惘地追懷着在戰爭中一個個死下去的同伴；眼看着那兇殘的炮火怎樣粉碎了那些強壯的充滿着青春和力量可愛的身軀……才

寫下了西線無戰事，一部可紀念的書。據作者自己說，他也並不想藉着這點點近乎偶然成就的土台，爬上去，成一個作家或名人，這使他喪掉了自由，喪掉真摯的友情……這榮名和好意對於他，簡直是一種軟性的刑罰。他說：

『爲什麼一個人要從事著作呢？這是成名的和無名的作家未曾想念過的，所以他們拚命的尋找機會，孜孜的寫作，只想着在作品上等着成功，從讀者的心上固定他們的地位。假如他不曾戀着要這樣幹才能獲得他的地位和聲譽，他決不因此而日夜辛苦了的。這樣便養成社會上的一種不可遏制的病態，在這種病態中，有千萬人把他們的職業固定了。』

雷馬克這幾句話對於我國從事寫作的，「成名的和無名的作家，」應該也是有用的。

『爲什麼一個人要從事寫作呢？』就是想要『從讀者們的心上固定他們的位置麼？』還是企圖『在這種病態中，有千萬人把他們的職業固定了？』

因爲西線無戰事獲得了那次直接或間接，蒙受過大戰創痛的讀者們的愛好。因爲這愛好是廣大的，瘋狂的……於是就不能不有一批專以造謠或是破壞爲生，就相同臭蟲，蚊子，專以吸血爲生似的人們，說：雷馬克沒有到過前線，只是在後方掘戰壕，他寫這部書已經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決不知道青年戰士的勇敢底精神。而他寫下的完全失掉了真實性等等……在這謠言中，最漂亮的應該算他們發現雷馬克曾教人製造白蘭地酒的方法，因之使涉及道德問題，因之便引起了輿論譁然！同時，一份弗希起報上却也回答得很漂亮：

『教人製酒總比對於一個無辜的人烹調有毒的謠言要好一些……』

事實呢，雷馬克當教師的時候，有人確知道他曾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當然這謠言也算「事出有據」了。不過，我們不知道這「教人造酒」又怎能和西線無戰事拉到一起呢？就如早先有人說魯迅先生的牙齒是黃的，鬍子像龍王爺而涉及到他的文章一樣。可見無論那一個國家這類專以造謠爲生的玩意兒的技倆，大致總是

相通的。

爲的要在人類文化空白的表格上添加一點什麼，就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作測錘，用無數生物的骨架作路標。——這是我讀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後所感到的。

爲的要把在大戰中所獲得的創痛和罪惡，公平地伸訴出來，便要獲得臭蟲，蚊子，叭兒狗似的人們造謠與侮蔑——這是我讀過雷馬克評傳後所感到的。

至於在這用「人」疊成的沙漠上，所謂「人類」的沙漠上，把自己的生命作測錘和標杆，使自己的一滴一滴流下來的血跡作後來者的路標；把人類中大多數蒙得的創痛，苦難和不公，公平地伸訴出來的人：活着的，我願於他們有光榮；死了的，我願於他們有光榮！至於對這樣「光榮者」曾做過損害與侮蔑，或正在做着這樣工作的人，我願於他們也有光榮罷！

這個集子裏所收的散文和小說，全是一九三六年內寫下的。本來另外還有兩篇「雜文」，一首詩，也預備收在這裏。就算作一年的成績室。後來，編者覺得有點太雜，恐怕讀這集子的人，對於我的印象不大好，並且對於叢書的編制也不大相宜。於是相互商量之下，我就抽它們下來，待有機會再湊類似這樣幾篇，一同編起，也不爲遲。

說到「印象」這一層，廣泛點說，無論「作人」還是「作文」，我從來是不大顧及的。譬如，一位新識者見過了我這人，對於他是起了一個怎樣的印象呢？惡的？好的？不惡不好的？還是上海人所謂「馬馬虎虎」的？這我不大管；讀過我的幾篇文章的讀者，對於作者所起的印象是好的？惡的？或竟至什麼也不起？這我也不管。我只是按着我要做，我能做，做下來就是。我愛「真實」，不過，微小的，只要無傷於大的真實。

的「撒謊」我也愛。就是說，我雖然不樂意把自己的印象故意裝點金粉末，却也不樂意塗點污泥在上面，使人一見作嘔。——「作人」是這樣，「作文」也如此。

『我們要米吃……』記得在水靈山島那篇遊記裏，我曾寫一個調查員下鄉，坐在公所的大廳裏，疊着兩條腿，手裏的毛筆旋來轉去地，用着演「文明戲」似的腔調問着兩個鄉民說：『你們需要什麼呀？……』鄉民們就那樣答他了。從這裏，我得到了一點啓示，就是我希望自己，文章到實在寫不出也擠不出時，仍歸本行，還是去當兵吧！不應該學那位調查員似的，搖着筆桿問讀者們：

『你們需要什麼呀？』

這篇文章的題目本是「前記」，可是關於在「前記」裏面應該說的話卻沒幾句，竟信筆拖了一些其他。不過從這「其他」之中和「前記」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一點關聯。那麼，就任它們這樣關聯着罷。

我謹以這本書的名字，算作紀念我所尊敬的人，我願於他有光榮的人。

一九三七，四，四，晨十時——上海